

唐眉山文集卷第八

書

上蔡司空書

名賢文粹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
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
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
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督郵
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
于刀筆之間而處之于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閣下鎮
蜀某遊太學閣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于門

館一字不通於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于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爲何如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以來日夜黽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學術止于如此所作講義率皆敷衍前輩舊說無一言一句能自立門戶亦嘗推究學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勅令格式周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藉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閣下少加意焉邇來士大夫崇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爲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唐世韓

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閣下輔政旣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爲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灑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宜稍稍收

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某久不談世事感閣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或行或否惟閣下裁之

上鄧左丞書

尚書左丞閣下某學術空虛不能盡知前世事自建隆以來數之蜀蜀之先進仕至兩府者衆矣其行藏出處是非長短非後進小子所得輕議然大抵畏避形迹不敢援引蜀人蓋起遠方孤立無與過於慮患不得不爾天聖中閬人陳鴻漸以文章知名於世制

策入等以季父當軸不得召試擯棄流落飲恨至死引嫌之風其由來久矣自閣下執政不復沿襲前事每見蜀人未嘗不訪問人物雖不以天下名器私於蜀人而蜀人之善未有棄而不錄者老成宿德後生晚學隨宜錄用各當其理至於甚愚無知如某等輩猶得備員學校閣下既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爲私何其自任之重自信之篤也某紹聖元年自太學歸從事州縣三任於此勤苦於簿書獄訟而不以爲勞奔走於車塵馬足而不以爲卑十年之間遂無一字入國門者意謂古之爲貧而仕止當如此既無

以取知於人遂不敢求於人知而人亦無有知者不知閣下得之於誰遽有薦引得非過於採聽而好事者遂得以欺左右乎不然何緣記憶也某自到此忽忽歲餘事稍閒不廢讀書俸入差厚足以爲養比之輩流最爲僥倖所不滿者勢有不便耳風土氣候非所宜而飲食醫藥多不如意此其所以戚戚思蜀而輒布腹心于受恩之地也古語有之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此言雖小亦自有理惟閣下留意焉

上席侍郎書

名賢之軒校

知府侍郎閣下某備員學校三載于此在輩流中年

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曾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于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

兜鍪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爲功巫咸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于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毫備

具無有。毛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于吏舍者勿問醉吐于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關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于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倘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監司書

某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諸葛孔明相蜀廢廖立爲民至死不敢恨古之人以德

服人者蓋如此某誠不肖蒙諸公誤知過有論薦遂得循資作邑于此其人雖微其位雖卑其中雖空虛無有然有民有社亦一邑之長也到官二年前日治一豪右而不勝其忿狂怒詆諆移文紛然逮今未已今之人誠不及古人遠矣賴執事聰明不以爲過在于微賤無復可言者然念朝廷責成於監司監司責成於郡縣郡縣乃朝廷事也今姦人大姓敗羣亂法刺史縣令不敢迂視稍繩以法便起異論或責其量力度德犯五不韙或賞其奉公嫉惡不屈於勢噫此特職所當爲不得不然耳責之賞之皆過也使今世

人親見漢時何益董宣輩行事當作何等駭怪耶某固不才何足議此然切思比來州縣孱弱紀綱廢壞上下習熟恬不爲恠潁昌寄屋彭傑歐縣尉張讀新繁百姓歐縣令李注環州監押潘演歐知州种師中殆非治世所當聞見茲蓋法度陵遲漬染至此此所以言之于左右者誠望執事入爲侍從首當論此爾非獨爲今日設也區區之心執事察之

上憲使書

某竊惟閣下奉使入蜀首尾三年于茲矣蜀中縉紳士大夫與夫四方之遊宦于蜀者不知其幾何人揚

眉吐氣求出于門下者亦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
幾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盡而求者無窮
意者閤下亦厭而鄙之否乎某嘗思之此非獨士人
之罪時使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
與今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之說至于成周而其法大備官府羣吏日考其成
月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其會而議廢置三歲則王
者大計而誅賞之當是之時才者有所勸不才者無
所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
有先後之序故士皆安分樂業惟上之所進退曷嘗

有此奔競馳騖之風哉周道衰先王之法壞凡上之
所以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切出于保任薦舉嗟夫保
任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騖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
之必致也豈獨士人之罪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
夫之耕也其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田則不
祭出疆則載質士之進取固不足多責獨論其正與
不正爾某迂昧寡合衆所非笑獨閤下惻然以爲可
教獎借誨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遽聞閤下有使
吳之命雖欲長侍下風可復得乎是用忘其鄙陋而
妄有說于左右伏惟閤下觀先王所以進退人材與

近世不同憐士之進取實繫于時而寬假之不勝幸願

上翟提舉書

名增文軒校

某暗塞不通世務獨于諸書粗知首尾而平生所篤好者惟孟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爲心則其去取略可見矣其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于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于得也所謂求有益于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是非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爲仁義爲禮智聚而爲浩

然之氣散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生者遂至於枯亡而不用之心不免於茅塞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不勝於斧斤牛羊而終歸於濯濯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所謂求無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倘來者也是物也如遊塵如野馬如蚊虻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之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者也然則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於得者孟子求之無

益於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於家事師於鄉
求友於京師從當世士大夫遊僅二十年既而倦之
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求者而茫然
竟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馳騫以求孟子之所
不求者不亦昧其初心爲知道者所非笑哉然竊聞
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曰豫之初六未可豫而
豫故有鳴豫之凶六三可豫而不豫故有盱豫之悔
恭惟閣下負俊聲二十年今爲天子奉使萬里聰明
通達如明鑑止水而某於此時効官左右得以朝夕

受誨真孔子所謂可言而易所謂可豫之鳴矣若不
稍自振發以投一時之機會則不亦失人而有盱豫
之悔乎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干說于左右幸閣下
少垂意而加察之不勝願幸干瀆成重戰越汗下不宣

上俞漕書

某以章句書生備員屬部官府之務十掌其八刑禁
法令簿書錢穀芻秣市井無所不隸而兼領權攝者
蓋不與焉雖日夜焦心勞思惟馬上得休息而思慮
之表有不應三尺律者多矣賴上官慈仁未忍汰去
使月得五斗紅腐以祭以養固已僥倖豈宜開口求

進爲不知分人耶然念趨事以來忽忽半載每以職事進見必蒙教誨慰諭惻然有憫憐之意私自揆度似見知于左右者冒昧自陳而執事試觀焉某自少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三代下迄隋唐五季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實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羣俊並驅爭先未嘗少卻鼓吹虛譽相扇于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已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隨牒推移十載于此平生相知零替略盡一落選調

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從八品實胥校市評爾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曩時盜名無實大言妄想爲造物者所憎以至於此復何言哉今茲所陳誠以閣下聰明通達敦厚和粹道德之氣見於面目此西南之士所以歸心而某亦不能無望於門牆也昔騏驥伏櫪聞伯樂足音而長鳴某非騏驥而閣下士之伯樂也有伏櫪而長鳴者其亦少垂意而察焉幸甚

上監司書

某宦學四方從縉紳士大夫遊僅二十年聞執事之

賢有日矣然未知其所以爲賢者前日黨事起朝廷
元老大臣與夫當世賢人君子一切貶竄斥逐方是
時執事由某官謫爲某官泊黨事罷向之所謂元老
大臣與夫賢人君子者皆起于嶺嶠江湖荒遠之地
以次收敘甄拔錄用落落然布列中外方是時執事
由某官擢爲某官昔之觀人者必於用舍進退之間
以求其向背去就之志蓋觀其所以逐而其節可見
觀其所以復而其才可知嗚呼此執事之所以爲賢
者歟乃者執事下車之初某自顧疎賤不敢造次奉
書猶覬按部過邑得以瞻望顏色今旣除代恐其遂
去而不得一見也因寫近著文若干以獻執事以謂
旣不得一見猶欲執事知其姓名耳文字不工初不
喜示人往在益昌五年自念方在困中其言不足以
取信未嘗一出所學以伸於不知已者其出可謂不
偶然矣澄按有暇庶隱几而閱之莞然一笑即付之
火于瀆尊重慙汗不已

答陳聖從書

公名家子博學有才此固鄙人之所願交而惟恐其
不可得也惠然辱書相待過厚使人讀之面熱汗下
且承示以所疑以公之明豈不到此耶意者將自有

所說耶古人有言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
聞見既廣然後收斂反約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之言
孔子之所惡也公何疑焉讀書而不能爲醫者有
之矣未有不讀書而能爲醫者世人徒見嘗讀醫
書而不能爲醫便以醫書爲不足學而一切從其臆
決此其殺人嘗毒于挺刃矣自頃學者多以紙上語
爲殺人芻狗務欲超然自得于不可言傳之際聞某
此說當見詬然佛言無有一法自虛空入者此所謂
真實語也公更思之切磋琢磨乃是朋友之常分公
有問難願得反覆講究某有所疑亦當質於左右師
範之說止作笑端置之勿道千萬千萬

唐眉山文集卷第六五

歸安汪亮采校訂

前空行

古

眉山集卷八

十一

唐眉山文集卷第九

雜文

送苗師顏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費誅者走益昌上
變告誅叛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
元捕反虜即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
誅面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幪首繫獄窮治反狀
自冬迄夏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遷其獄
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顏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
也誅既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誅

不能自白而誥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
八日而獄具誥無毫髮罪即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
竄海外誥之出也感慨悲泣觀者顧指歡呼道路相
傳一日萬口而師顏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誥之不
死其所繫豈小哉向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
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控制而使令廝役皆
得以脅制其主非朝廷之明白師顏之俊偉則縉紳
之禍豈獨誥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術知古誼
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顏爲治中得
從之遊每服其爲人而興元之事者嘗欲作傳而未

果於其歸也因以爲之序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某獻其所爲文意將有以教之
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淪失存者無幾其
間復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天
下利害非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爲故紙糊窻首
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碑
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體詩一十九首并
序爲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某不能
自鬻以取困于時然亦以此得出于門下而公亦信

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

李生方書序

周官砮蒺氏掌覆天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後
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
以感疾因以無辜言之狀如五疳吾以是知天鳥之
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鴉鵬之類而昔人所
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潔清而
已夫砮蒺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
之出于斯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

驅而出之于九州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爲害斯周公
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于事也周道衰二官之職廢
物之神姦遂得以滋息涵養于天地之內數千百年
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天鳥之巢徃徃有之而世終莫
之識雖識亦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
專門名家於秦隴間其功利豈少哉生出論數十篇
示余以求文而爲序吾聞扁鵲入秦爲小兒醫生豈
得其書乎何其術之妙也年月日記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

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予方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宜城觀復以書相切磨涪翁奇之相與反復論辨復書柳子厚效淵明古體詩十數解示之然後知有文章低昂疎密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必然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氣埽滅殆盡收斂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于心則聲應於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詰者而况于文乎文生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恠者蓋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又日進於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蘇子于湘南過涪翁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於文豈特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于余余爲之說曰韓非作說難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

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
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
免乎字之曰時言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
束帶優游于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
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
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履
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
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

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
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
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
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
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鏗庶幾超
騰奮躍高飛遠舉于天下使天下人指之曰斯人也
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
報也某因書以爲序

招隱辭

并序

出左縣城南渡涪水至南山下並江而東行三四里

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爲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
百年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鬱然幽深圖經號漁父
村蓋昔時涪翁隱居處也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
然遐想慷慨歎息裴徊不忍去卅言前代隱士大率
多虛名少實效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概以此量天下
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涪翁河上丈人二人之
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
教毛翕翁毛翕翁教樂瑕翁樂瑕翁教樂臣公樂臣
公教蓋公蓋公教平陽侯曹參爲漢相國而高惠之
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蓋自河上丈人至

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
已奇偉卓絕如此使齊驅並駕者得行其意獨不能
處其君堯舜乎河上丈人之裔嘗一顯於時而涪翁
之後獨無其人然江鄉澤國安知其果無有也試爲
長言以招之其詞曰

子誰友兮涪之雲出爲雨兮澤斯人子誰親兮涪之
水朝於海兮日千里趣子之駕兮捨子之舟子不我
信兮與雲水謀

書朱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

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襄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特多特奇兄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也又命其子慎無刊類文集故甚秘而不傳于世元符二年其子袞臣爲利路轉運判官予典獄益昌始得尚書平生所爲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詎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袞臣謂余他日當取之并以授子云

讀巢元修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

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士之難得者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蹇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其書巢元修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

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
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爲予欲使
民凶年饑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
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唯謹無意外鑿空以
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
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
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纍敲扑以要治
辨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
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確行
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

籍口嘵嘵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

思菴記後跋尾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惟無邪者近
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
思無邪而不出其位

唐肅山文集卷第九

歸安汪亮采校訂

此篇在讀葉九修傳之後

諭幽燕檄

我國家運啓漢符疆包禹迹際天所覆無不統臨盡海以還悉皆
臣妾指幽生於壽域躋寰宇於聖涯惟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
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邇因悖晉割
啗孽胡邀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遂為異域之人奇士秀民永
棄無知之俗蔑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作李陵之胡服謳謠未
改豈忘莊為之越吟朝廷哀爾無辜淪於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大
穢羊羶薰吾故地爰整帛民之旅不違後后之情復千里之闔河極一方
之塗炭今則遼東款塞賊藪益寒靈武極牙虜臂皆斷孤危之勢
顛覆可知僅能用夏變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
新正獨無名之暴斂庶令陷溺復觀太平

唐眉山文集卷第十九

雜文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
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
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
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
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
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
真可貴哉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于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客至說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比來公事冗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宜哉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噫是烏得不貧

異箴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旣無術欲救不能揭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于聖

萬春鄉射未害于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爲世俗尤嗤充汝之操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褊同汙均失乎中勿異勿同惟義之適勿以汝身與世爲的

直箴

異與直吾生平生富困正坐此二字耳

直乃一節未爲全德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師全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徑尺之顛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末在汝曾臆汝不能訥衝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顏色不懌內藏怨隙談笑之間遽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汝不蚤自責

何以安汝迹耶

雜說

相帝永壽二年天下民口五千餘萬自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相繼誅死漢室于是大亂天下四分五裂血戰百餘年晉武平吳然後天下復合爲一是歲民口五百餘萬比之永壽殺四千五百餘萬矣嗟哉悲夫君子賢人之存亡用捨其所繫豈小哉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伏以眉毫散玉臨照十方臂色舒金護持一切仰資願力上祝慈闈恭惟皇太后謙道施平坤德載厚始

佑思齋之聖惠于宗公逮叅訪落之謀率時昭考過軫邦家之念稍違寢食之和有詔多方恭修勝利憑無量佛作大醫王早臻勿藥之瘳益引後天之算來均介福敷錫羣生和南謹疏

謝雨文 二首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正覺能仁勇于利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無得之功莫知所報

因前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虛妙於應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不宰之功莫知所報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于有秋雨不止而彌旬將磨鎌而刈穫復閉戶而嘖呻人自慙于屢禱神不倦于爲仁

謝晴文

劍利皆旱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獨賜以雨雨旣過多厥害維均令復還之遂禱于神拜手未起雨聲遽止歸未及家霽色千里令有何德感于神明何以報之牲肥酒馨

送湫文

視之冷然可濫觴兮用之沛然澤一方兮罌瓶罐勺
破驕陽兮稼穡以蘇民小康兮功成不返失其常矣
歌以送之示不忘兮

辭廟祝文

敢昭告于某神某不用于時來長此民得以理去實
賴于神神以爲然餘無足道戒行有期敢不以告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令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澇蠶穀以
登賦輸以時顧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朝協
氣所薰與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

潔蠲飲食以答靈貺尚享

祭祖墳文

嗚呼昔我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于後昆皇天福善
篤生我先人夙有淑質未幼而學我先祖以考終惟
我先人不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
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
功至于小子某不肖懼忝前烈早夜祇惕畏慎雖薦
更多難則亦罔敢怠荒而稟賦顛蒙不能承我祖宗
之志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俟罪于益昌非某小
子能實惟我祖宗之休嗚呼某生不辰不逮事于祖

宗夙夜恃怙則犬馬之養無有所施惟是勤勞王事
益盡爲臣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緒不至于隕越
嗚呼酒醴薦羞雖則不腆以告其區區之心祖宗其
格思尚饗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平維公蜀人起於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
頭角軒昂入握省蘭出持使斧有燁其光西極岷峨
東盡河湟維公之彊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良
先帝舊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
易如探囊車在要津舟在急流遂爾淪亡炙手之勢

桑陰未移遽冷如霜跪奠道左感念疇昔揮涕其滂
尚饗

祭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携孥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裳
云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別將至於此我謂不然
願翁加飡秩滿即還彈指頃間我舟旣行翁止於岸
眷眷不去回首永嘆我官於東轉眼十年復來尋翁
墓木蒼然永懷往事淚落秋草爲文寫哀以薦萍藻
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於容物立言詣理足以名家入則
郎潛出則使指踐更既熟進退自如未應閑適之年
遽有便安之請舍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弔者在門
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今亡
正始之音遂絕豈無禮樂顧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型
嗟老成之愈遠况我小子受公深知拊棺長號有淚
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漢祚將傾公抱器業南陽躬耕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嗚呼清哉萬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

周爰諮諏協力合謀克贊霸圖嗚呼智哉帝念公處
戰戰兢兢舉國託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服膺
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展蒞政爲伊爲周
燕蓋不亂民言不流嗚呼難哉步卒數萬哆然北出
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爲之仄席嗚呼壯哉
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君臣
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瀘川乃禱公祠
冀得生還神鑒孔昭生還故山嗚呼靈哉西蜀遺民
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
嗚呼歆哉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祝曰僕草萊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傭耕南畝而背書腰劍假道荆楚以遊大梁鄉里親識笑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撮挽而擊鼓發棹奮然不顧其志蓋將有所爲也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垂璫珥筆昂軒峨冠亦在于此榮耀父母庇蔭兄弟兼濟友朋養活妻子亦在于此安國家定社稷立功名使千萬世不泯亦在於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矣所繫重矣神之有靈鑒其所存爲我拘黿鼉螫蛟蜃鞭逐鯨鯢俾

榮耀十六字在前堂金
門十四字在後

安國以十五字在前
榮耀十六字在後

無驚湍怒濤之恐此神之陰助力也其他功名富貴則人所自致非敢以祈於神尚饗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天孰窮此理藐然二孫誰撫誰視豈無他人寧若所恃魂兮何之豈復念此代路次祭文

殯之于室猶在目前喪旣即路遂復寂然昔以懽交今以哀別痛如之何有淚如血

前空一行

唐眉山文集卷第十九

歸安汪亮采校訂

此篇卷者篇鈔本
不載

唐眉山文集卷第十一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

臣承議郎臣已於當日祇受訖始以為夢既而果然

俯伏拜恩喑鳴流涕中謝伏念臣生逢堯舜跡雖涉

于仕途性嗜老莊口不談于世事自知無用非敢有

求適遭學校之興累冒師儒之選傳經天性已負愧

於面顏奉使日圍固難逃于指目果緣僥倖卒至顛

隳命察如絲罪幾擢髮奮空拳於嶺表不保朝昏託

衆口于江陽莫知存沒夷居萬里煙瘴六年賴稟賦
之冥頑得保全于視息雖簡編度日益堅國爾之心
而兄弟灌園已作家焉之計豈期仕伍復齒朝紳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正中惟天爲大曰生曰殺得
馭臣之方作福作威有惟辟之道建元良于震邸均
介福於坤輿舊惡宿愆悉皆蕩滌前侯故將咸被甄
收而臣憂患摧傷志意衰落雖受再生之賜終無一
割之功惟作頌聲以歌聖治臣無任

答合守程元老書

某頓首李元應到瀘出示所賜書伏承暑中動止萬

福眷聚無他良慰某處田野間亦復自適不足垂念
但瀘南前日小旱二麥已不償種今又甚雨復憂麻
豆矣仕進如此退耕又如此豈但人力耶婦稚病肺
比老益甚五月中垂死復活今幸無事然以此都不
成家計閒居既無過從而衰晚亦不耐煩逃虛既久
已自成趣聞人足音乃更不喜九月間送女到丹稜
因放脚一到峨眉瓦屋霧由青城諸山至春末可歸
向示漆器今納二十字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人
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伏幸檢收合陽過客絕少公
帑有餘日生事想見不多多亦不勞餘刃政當薰衣

理鬢努力行樂自厚不宣某頓首再拜

上張觀文所業書

某惶恐頓首某欲焚棄筆硯之日久矣而時時技癢終不能自制雖制亦不能久今日暫止明日復作如間日瘡不斷根本昨既至惠州使用趙廣漢法爲鋸筩每一篇成輒投之鋸中不可復取比其還也始破鋸出之得歌詩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所歸必歸之門下而篇目猥多無氣力裝寫但寫古律詩百篇雜文二十篇以獻辭既不工雖工亦安所施亦各致其所愛習而已隱几一閱即投之火中幸甚干冒鈞

重悚愧無量門生具位書

再上張觀文書四幅

某頓首再拜某違遠教誨忽忽累月暑中未審鈞候動止何似某六月初五日到瀘南僦居安夷門外無屋以居無田園以耕以植雖不及陶淵明歸柴桑時然老弱具在無所損失勝杜子美歸鄜州矣以此自遣不敢上煩謹念正遠師門下情不勝瞻依之至謹奉啓起居不備

某惶恐再拜某既至瀘南瀘南邊人知某爲門下客也爭持酒肉相勞且問相公起居狀某具言相公年

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人鬚髮烏光無一莖白者今雖翹然獨與道游而願力深重不忘利佗之心父老聞此悉以手加額至于感慨流涕寄謝相公爲宗社百姓厚自調衛

某惶恐再拜某昨去鄉時兒女大率皆幼稚今歸二子皆通經諸女亦復長大識字見父遠來相對懽然貧中亦自有味但念古人從師不遠千里久者至數十載須業成乃去某自學道未有証處而遠去師席不得朝夕請業請益以此留中忽忽不樂今冬了卻木蘭一事便當復走門下卒業矣叅侍非遠此不縷

縷

某惶恐再拜某昨舟中無佗所爲顧惟有讀書又無他書可讀借得史記數冊反復讀之見公仲一事適有得於心以爲茲事粗善有益因漫錄出趙烈侯欲賜歌者田二萬畝國相公仲患之未有以制也番吳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持亦嘗進人於君乎公仲曰未也番吳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烈侯迫然明日荀欣侍烈侯以選任又明日徐越侍烈侯以節儉烈侯使人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某愛其不犯脚手而功效

捷疾如此謾以爲獻伏惟聰明幸察

香林院
香林疏

昔者香林親得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雪竇一枝
子子孫孫在在處處正眼周于法界浸辨真身塋於寺中
隻履具存莫記星霜之變精廬漫敞率皆風雨之餘
文演道人愍此就荒勇于必葺欲使當來末學識前
人魚鼓之音豈惟過去祖師存後世箕裘之業冀集
無邊之福上資有永之年當賴十方共成此段

祠三使者說

瀕江之神有號三使者云世莫知其爲何神其原出
于雅安漢嘉盛于戎瀘被于巴峽之間民不敢斥以
三指相示輒恐懼變色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
器食其所持蓋狹矣而靈應捷疾有不可掩者吾聞
昔沅湘間祠東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雲中君
山鬼等神爲歌舞以樂之而詞不雅馴屈平爲作九
歌聲施後世今神不可視其他獨不得比山鬼乎而
客非其人無文辭以發之嗟乎

書姑蘇張自強教諭所編寅申錄

吾生平取名以此其掇謗亦以此頃謫惠州過扶胥
此書失手墜海中舟人皆失色予獨喜幸名與謗都

息矣不謂今日復稍見于士大夫間讀之惘然似他人文思之茫然如隔世事而姑蘇張自強復持此六卷示予是名與謗特未已也然自強嗜吾文必知我者也必愛我者也想能爲我深藏而慎出之庶幾可以免夫宣和己亥十二月一日睂山唐子西書

書三謝詩後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唐子西

書

生日設醮文

竊以有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乎多財富者期于不死賤者志求于顯達貴者思保其久長人旣無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于三清惟乞無灾之二字但以私門多故歷歲不寧齒髮變于艱危精神耗于憂慮爰因生日虔叩上蒼庶幾天高而聽卑所謂物窮則反本使身心安穩尚復何求眠食康寧便爲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旣所請之甚微宜必從于所禱下情懇仰伏望照臨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生日青詞

上界高高非人間世衆生擾擾如海中沙以如此之至微求自通于至遠亡何得達唯有至誠臣稟生雖愚奉道有素謹因生日特啓醮筵雖濁世溷淆豈降臨之敢望而至心齋潔庶慈憫以來歆止于禳灾非敢求福臣無任

焚黃祭文

嗣子承議郎某敢昭告于皇考承事先生皇妣孺人五十二娘之靈通籍于朝逮今十年遇大禮者數矣而負罪流落久隔贈典乃者蒙恩復齒朝著始贈皇考承事皇妣孺人蓋自孤苦垂三十年然後能取一命以追榮父母而少伸人子之心其不孝不敏之罪無所逃矣雖善文其過者莫能爲之辭也區區之心考妣其鑒之尚饗

祭家氏文

敢昭告于前母家氏孺人之靈國家恩德厚矣士人列于朝者非獨榮其父母又并其前母而封之上以極其父子之恩傍以廣其兄弟之義皆聖世之彌文前代之闕典也然非平日爲善之報亦何能致之哉

尚饗

代內醮文

頃歲以來多難相繼今茲遇疾猶異常時雖生死之
有期冀神明之可禱雙親皓首殊未報于生成釋子
弱齡尚未離乎乳哺仰祈洪造少假餘年得畢此心
外無所望

唐眉山文集卷第十一

歸安汪亮采校訂

